

EW 240.119

41

224

書

竹籀

六

目錄

三山詩草一卷

還雲堂詩集

夏畏軒詩卷

夏畏軒遺稿

山曜詩草二卷秀峯詞一卷

木齋詩文稿

鑿山疇稿二卷

兼山堂經解四卷雜著一卷詩三卷詞一卷

兼山堂詩集

借箸雜俎

越中七子詩鈔

李堯棟著述之富

王孝子總穀詩一卷

五周先生集跋

五周先生集目

藝室詩錄 周沐潤著

訥菴遺稿 周悅修原名源緒著

傳忠堂學古文 周星詒著

溫堂疇稿 周星譽著

東鷗草堂詞 周星譽著

嶽橫詩質 周星詒著

童氏兩世詩稿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 十二卷

筠厂文選 會稽陶式南著

王載溪史論

周氏傳家集

劫火紀焚

題壬癸尺牘

跋酉冬氏春志餘草

跋申冬酉春歸劫草

姑孰夏課乙編小引

癸卯通義草書後

涵雲山房乙卯藏書日記

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

曹江孝女廟志

董小池宋元印譜

俞仲華撰蕩寇志

三山詩草一卷 凡一百五十五首



道光六年同里後學商嘉言序畧曰或曰莫為之後雖盛勿傳不知人一生精力之所專注即多殘缺如青蓮詩所云三山半落青天外者自有後人越起而傳之先寶意太史輯越風皆自有可傳者又曰越風輯姚氏詩亦有傳之不盡者丙戌秋鏡西岑表叔出示越風所采姚三山先生詩集為先生猶嗣山曜三先生所編而集後序其編之由謂先生弟兄相師友性喜吟棄制舉業專力於詩、益多且工游陶樂海上三山勝因以為辨居數載登臨酬唱無慮數千百篇隸舟風暴幾覆詩篋沈没波濤向先生隸不自得年四十卒無嗣先生弟芋亭公按即字清公舊譜不見有芋亭之號又舊譜載三山先生雍正八年庚戌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年四十三與此言年四十不合

時秉鐸富春急遣人隸收遺草已散失過半晚年僅以咏古諸作授嗣君三先生且命蒐輯成集梓行三先生承公命檢校遺集得先生詩一冊合之公手授益以諸兄弟所錄存而以先生臨逝一絕終焉獨惜所編者十不得一二又曰今三先生既梓尊甫集復蒐輯伯考三山先生詩付梓以傳足令後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德功之立亦且不朽況越風傳先生詩僅書巢懷古及落花落葉數篇而此卷已多十數倍則尊甫之心可慰而先生亦含笑于五雲缥缈間矣且後人所輯更能南前人所長謂先生自漢魏迄元明諸家靡不研究而一釀以己之性情故其為詩溫麗纏綿寄託深遠言受而讀之信然鏡西表叔以三先生之命、序于言蔽以三先生之序先生者序之

振宗謹按此公為息園公第六子故膠州牧述祖弟台瑛同
知繼祖同母兄也三山詩草僅存一卷穀生先生藏有道光
六年家刻本商序之外又有同里後學邱鶴徵駢文序姪杰
跋于末別見于後詩凡一百五十五首越風所錄放翁書巢懷古
為集中第二篇落花為四首之第三落葉為四首之第一今
抄出臨逝口占一首并節錄商氏序言以識大凡集中大篇
有無題三十首自一東以至十五咸悼亡三十首亦如之咏
古五十首自九疑山至清風嶺又有題板橋雜記十二首秋
吟八首其悼亡詩首句云六六年華逐短蓬知此公喪偶年
三十六後七年亦卒 見紹興姚氏譜遺文十四

三山詩草跋

姚杰

右三山詩草一卷伯父葵中公念祖遺稿也公行大與先君子同為徐太恭人出友愛彌篤大父觀察公逝世家中落貧不能延師弟兄相師友如東坡之于顓濱公少顓異日讀書日數行下甫冠即食鹽于庠文譽日起顧性喜吟咏時藝非所好也省試屢不遇庚辰先君子舉于鄉公復被放戚懿咸為公扼腕公喜形于色曰顯揚有人吾可從吾所好矣迨彙制舉業注力於詩而詩益多且工所居鳳巢書屋有古桐數株時與先君子吟哦其下同里李淑尊沈梅史唐石蓬諸君子素負詩名見公詩皆歎歎服因結鳳巢詩社唱和無虛日每一篇出里人輒傳誦集中所載咏物諸作是已迨先君子計偕北上公獨居無聊聞函中多佳山水襍被往遊函故瀕海慕海上三山之勝以為薜焉居數載所作登臨懷古及與函中耆宿酬唱詩無慮千餘首隸舟遇暴風幾覆詩篋沈波壽中公自詫曰天不欲吾以詩鳴耶何馮夷之肆虐也嗟惋者累日按此真可嗟可悼此千餘首中必有與止公既隸同社諸友相遺事為彼中士大夫所傳述而形之于詩者繼但謝先君子已就廣文公度徒里中鬱鬱不自得年四十卒無嗣時先君子秉鐸富春訃至急遣人隸里收遺草而已散失過半矣公于古人不專師一家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唐晚下及宋元明名家諸集靡所不窺而以已法神明之嘗語先君子曰詩以性情為主舍性情而尚格律是襲古人之貌而失其真也故所為詩衆體兼善而尤長于言情溫麗纏綿令讀者不忍釋手至于美人芳草寄託遙深往往在虛無缥缈間如金銀宮闕可望而不可

即惜降年不永，賚志以歿，未得盡其所長，而生平篇什之富，一失于水，再失于身後之散佚。迄今斷楮零墨，僅存什一於千百，為可慨可也。杰生也晚，不及見公南洲兄。名樟，公言公長身玉立，眸子澄澈，若秋水，鬢數十莖，濯清疎，望之如神仙中人。今觀易簣時口占數語，宿因不昧，洵昔人所謂身有仙骨者。與先君子晚年手一編示杰，曰：此汝伯咏古作也。議論聲調雜之玉谿生集中，幾無以辨其他作，皆可傳，以不自私，惟脫彙後，輒為友人取去。昔高寶意、太史、逋、越、風，未見全稿，僅登落葉數首，即得諸社友傳抄者，汝能蒐輯成集，當梓以行世。杰受而藏之，惟恐失墜，暇校先世遺籍，于敗簾中得公詩一冊，為李淑尊先生所點定，而蟬蝕鼠齧，字句多不可辨識，其首尾完好者，僅岳祠秋吟八首而已。因亟為錄出，合之先君子手授，并益以諸兄弟所錄存者，而以臨逝一絕終焉。共得詩一百五十有五首，然皆一題數首，以至數十首，無題悼亡等作。小時見南洲兄抄本，尚有駢體小序，而今亡矣。丙戌夏校讐既竣，爰付敬廟，以質海內之知詩者，繫以三山從公志也。道光六年五月朔日，姪杰識。謹識。

見《吳姚氏譜遺文》十七

還雲堂詩集

姚繼祖

嘉慶五年庚申昆陵周景益夢香序曰昔與先生同官于皖俱

隸池陽

按即池州府

先生治縣有聲調秋浦

按即貴池

余以事詣郡乍見

視若平等久之稱金石交以弟畜余而余則師事之秋浦為附

郡首劇

貴池為池州府附郭首縣

濱大江當南北之衝廣袤四五百里訟牘

山積冠蓋相望于道加以早潦洊臻鴻碁四墊先生手裁口畫

洪纖畢舉冤者直飢者飽一之錄過者悅然已做積勞神而不

廢嘯哥郡故杜紫薇舊治城西有杏花村文藻掩映先生慕其

遺風暇則

與二三賓從

蠟齊山之後眺文選之樓興之所寄哀樂

之所感一寓於詩每一篇出必膾炙人口故江以南稱風雅宗

向嘗謂余曰吾與若皆年通始哀宦場滋味畧嘗之矣故園松

菊幸有存者疇其脫鞋屐先云為小山招隱計乎竊意先生名位

方殷日上未之許也既而先生果署上考擢刺符離

按即鳳陽府之

宿晉武都

按即甘肅階州直隸州

著聲甘涼間羣公子英：鵲起掇科第

如摘領鬕家門鼎盛而余日就衰憊以資格踵調秋浦不一稔

量移來黔嗣是天涯地角迥若參商追思十年前攀襟把襪文

酒相娛此樂渺如隔世而小山之約乃不可復向矣上年秋黔

省需才大中丞上封事請簡放收令十人時先生以服闋需次

京師巍然首列余得邸報狂喜累日越數日而手書至知抵黔

中則又大喜恨不能奮飛今年正月適奉檄赴會城首晤于都

所握手相看喜極而涕昔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以為非人所

居太白長流夜郎千古哀之之二者黔即其境今雖漸染聖教

大異曩時顧川原險巖風土惡劣不宜暮齒以先生之賢且才且老迺復踵余而來度亦必有大不得已焉者嗚呼此可悲矣舍館定則又晨夕過從如池陽時先生徐出其丁巳後所為古近体詩如千卷命序於余余受而讀之益沈雄瑰麗至老不衰而於友朋聚散生死之際尤恂恂款款若出天性蓋先生篤于誼而深于道固應言之有物如是余因思自抵黔來瀕于死者屢矣歲癸丑代庖黔西忽有腹膨脝脰大于股瘦弱不通臥床褥者百晝夜棺槨已具求速死而不死病稍瘥以泉政役漢上駕牒腫一十有八歷巴渝夔巫之險西崖插天放乎中流捷若飛隼白浪掀裏石齒林立少觸即糜一日可數死而不死洎丁巳境內苗禍起狼嗥豕突所至蹂躪蟻聚十里之外烽火照城傳言滅此朝食以一死書生佩弓刀且戰且守誓与城死五閭月而又不死而待先生之來又得讀先生之詩以灑濯其心胸而增長其魄乃可不謂大幸歟抑吾兩人固有未了之緣初不以萬里窮荒阻耶然則昔者小山之約異日終得踐焉殆未可料也辱先生命愧不知詩他日梓而行之自有能論定之者爰舉吾兩人宦游來離合踪跡覩倏如右嗚呼其可喜也夫其亦可悲也夫

振宗謹按此公為息園公第八子母徐太恭人府志有傳

前見

傳記是為還雲堂第二代母儀此公即其撫養成立母子皆

享上壽又得賢孝何太恭人為媳婦子孫繁熾科名鼎盛最為有福有壽者也是集為其第三子山臞先生杰所刊並刻

其伯父三山詩草彙為一袞五冊周氏序文皆從性分中流出此宦游文字交不可多得且亦有遺事可徵如此公改官台拱同知初以為部遠據此序乃知檢發貴州由外題補者故他序皆節去間文此則備錄全体以見兩公當日交游之雅匪比恒泛云餘並見後山臞公刻書跋

光緒廿九年五月廿三振宗偕姚家埭父老訪此公元孫穀生先生得見此公遺像清風道貌瀟灑出塵望而知為文人學士之非常者

見治吳姚氏譜遺文十四

先君子少喜吟咏至老不衰生平所為詩凡一千五百餘首以宦遊四方未暇偏次乙丑自黔中告隸刪少作四百餘首僅錄丁酉以後詩八卷其丙申以前四冊以体格與晚年不合尚有未愜心語乙其處以俟改嗣患目疾不克握管未幾捐館舍所存前後各稿迄未刪定亦反覆尋繹凡骨肉之離合友朋之聚散以及宦轍所至山川土俗與夫草木鳥獸之異一一見之于詩于境無所不臻于體無所不備而出處本末皆可于篇什間考而得之也蓋先君子無他嗜好研心風雅者六十餘年故致力也專而取材也博平生詩格凡三變少壯時詞采聲調於唐之中晚為近中年以後宗法杜韓而出入于香山眉山之間晚歲酷嗜蘇詩所作五七言古体往往得其神髓洵長公所謂絢爛之極隸于平淡者觀所錄八卷中諸体兼善或浩瀚而雄奇或高潔而沖淡要皆超然絕俗有深造自得之妙誠非少壯諸作所能及顧窮達異境忻戚異情情隨境遷而數十年後猶歷歷可溯者賴有詩在耳先世遺集雖殘章賸句猶欲錄而存之以數百篇之多而因体格稍有未合遷行議刪使一生出處本末瞭焉未備豈為後人所宜出此况清思麗句泉湧雲蒸固擅中晚人之勝而卓然可傳者哉迨自隴而越自越而黔往還數萬里正西南戒嚴之時以赤子弄兵潢池諸大帥皆作壁上觀坐失事機上勞宵旰先君子見聞所及發為詩歌忠愛之忱所由見視少陵矣風朔雪之篇義山玉帳牙旂之作何以異焉是集仿昔人編年之例惟先君子已刪者不復錄入

餘皆按年月先後以次編輯起乾隆乙亥訖嘉慶丁丑總古近體詩一千有二十首釐為一十二卷鈔板行之以見詩隨年進春華秋宴前後正不必盡同而一飯不忘終身孺慕實有合于吳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非若世之祇詩者惟事吟風嘯月涼連光景而已也昆陵周蒙香先生素工詩與先君子為文字交同官十餘載時相酬和所為序叙次甚詳語復真摯故特錄于簡端惟序為庚申歲黔中所作家藏數冊及先生後二卷皆先生所未見是以序中均未之及原稿尚有題詞數十首以皆當時顯宦而非深于詩者概置弗錄惟冀 騷壇耆宿錫以弁言俾是集得以傳世行遠杰感且不朽丙戌四月八日男杰謹識

見紹興姚氏譜遺文十八

以上後兩集刊本卷末錄出丙戌道光六年也

憂畏軒詩卷跋

先少保公詩古文章素盈箱帙乾隆己巳冬祝融為虐家藏手澤
舊物頓成灰燼楮口口念及不勝涕零嘗讀杜工部古柏詩有不
露文章世已驚句因思先人豐功偉畧久載旂常固不必以詩傳
也癸巳冬十叔少逸自浙來和之西梁談及家事于行笥中檢出
少保公手書自著詩一冊披誦數過悲喜交集益知公襟期磊落
險阻備嘗其詩本乎性情形詩景詠墨瀋之外別具一種奇氣雖
千百中僅存什一亦足以想見生平今幸先人筆墨得不泯沒斯
正有數存乎其間者矣對此璫林片玉敢不倍加珍重敬儻一冊
謹付梨棗以質世之口口口癸巳季冬上浣曾長孫楹敬跋

白門古漁後學陳毅題辭并序序畧曰少保姚公竹帛書勲旂

常膺爵載國史而登家承警八洩而震諸夷無俟山人縷述

也令曾孫木齋德戎與余廿載神交燕雲漂渺長江天塹楚水

迢遙作十千沽酒之歡訂重九登高之會掃除東閣上坐口口

謂二院山長延接賓旁陪江令謂虛舟茂才同携蠟屐飛翮天門載詠

黃花論懷官署于是出燕許之手筆拜獲鄂之遺容白髮丹衷

想見名臣風度朱文綠字拓開萬古心胸敬題今休四章聊當

先賢三爵其首章云天口口口絕妙辭傳來奕代想英姿歿留

餘憾嫌詩少遺藁僅五十餘首生不逢公恨我遘萬里鯨波初靜日十

年民物再甦時艱難盤錯何窮事函海而今尚口碑其卒章云

昨歲論交少保孫書來招我上天門清江白雁雲千里朔月黃

花酒一樽官署地偏問士卒僧樓鐘近報晨昏如君才可稱儒

將不負先人于澤存 以工役憂畏軒詩卷首末錄出者

見紹興姚氏譜遺文十五

皇朝志林訪稿

憂畏軒遺稿 姚啟聖著

寄生草 姚啟聖繼室少沈氏著

振宗謹按此合冊從穀生先生家藏寫本錄出原冊遺稿十
二版有半寄生草七版合十九版半每半板十行：或二十
字不一首題表姪孫西湖虞潢錄通体行楷書字大宜老末
有息園公題識云此冊付愈兒收藏唐子小春望前日陶書
願世：子孫永保無毀於子為康熙五十九年時息園公
罷官客京師長子愈在家祖母少沈氏太夫人為授室之年
也見秦愧軒咸豐十一年正月故運河道里人宗稷辰題七
白叙文律一首以當跋尾光緒十年二月隸安楊峴應穀生先生之
請籤題憂菴大司馬并大人合稟又書永保無毀四大字于

冊首副葉誌家訓也其他餘葉及行間各減照止公以下列
代印記無慮百數十方燦爛可觀穀生先生云昔年嘗刊板
印行兵火後印本失去而此冊幸得全是為還雲堂二百餘
年傳家之寶余小子便短汲深謬欲修譜因而得遇先生
飽茲眼福使先代遺文卷中增入不傳之秘其為欣幸胡可
言喻憂畏軒詩凡六十七首皆香山罷官後不得志時所作
首一篇香山八咏第三首云妻殞兒亡官亦無知其時公元
配何太夫人已前卒長文公尚有弟不祿按秦愧軒自叙戊
寅冬葬先少保公
何太夫人于瀛渚相家答一兄一
姊附所謂妻殞兒亡者謂此也 嘗流惠州之西湖為香山
未了事數至其地極困時至斷炊典衣賣婢再鬻妾嘗役人
至八十口僅存六七人此遺事之可見者最後視師吟十首

含情草十首其文皆美人香草纏綿流連有若香奩體而其
寔別有寄托非知當時情事者不能喻其指意當如孟子所
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斯為得之視師吟似
在漳州破劉國軒之後訖耿精忠等恒怯哭泣者含情草則
康熙二十二年破澎湖降臺灣之時訖切施琅皆為公極瀝
意之作也

含情草之卒章云揚眉宇上餘恨在秋波指施琅攻澎湖流矢中目之事詳見傳記第二碑此尤

為明顯者

寄生草皆作于公薨之後其送春詞白云死如鮓生是寄不
啻自叙其集名凡詩三十二首詞九首皆淒愴之音而辭嚴
義正心如死灰廿六歲為未亡人撫履出十一歲兒成立課
子一首自寫其心曲所期者如此而十年來未至四十髮已

白矣以此列之終篇或當日手自編定者歟原本既合為一

冊因亦不別為編通合為第九家事蹟詳見秦槐軒自叙亦
抄入先代傳記卷中自叙之文不能全錄而于此太夫人之
事首尾凡數見一字不遺此為還雲堂第一代女宗迹其行
事雖在列中壘列一廿義賢明傳無愧色焉

漢光祿大夫劉向撰列女傳為

古來傳列女之第一家凡八篇其首二篇曰母儀傳還雲堂

曰賢明傳今有傳本見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中

舊譜以寄生草為公元配何太夫人作不知何以傳為若此
今見是冊稿有實據因亟于譜系中更正之

壬寅重九日穀生先生又出示憂畏軒詩別錄本含情草十
首中附有刻本異同字句与前所見合冊本不同按刻本為
乾隆三十八年公之曾孫林據此公手寫本付梓有刻書跋

見後第十五家知此公于此詩一再詳審當時傳寫不止一本故各有不同余前言為公極經意之作于是益信因重抄附入異同如前見佐吳姚氏譜遺文九跋

山耀詩草二卷秀峰詞一卷

姚杰著

振宗謹按此公為字清公第三子由進士官福建數縣終于河南溫縣令山耀詩分上下二卷約畧凡四百篇秀峰詞一卷凡八十三闋今錄詩三十三首詞一首殿以詩序及刻書跋如右

見紹興姚氏譜遺文十八

振宗謹按此公為熙止公嫡長曾孫事蹟見前還雲堂譜第一篇譜云著詩集一卷即此此為其再從孫穀生先生所錄存凡古今體詩五十七首似皆官石樓營及西梁山時所作今錄出數首餘皆不闕於譜事具在本集此公于乾隆三十一年官和州參將時嘗以熙止公行述函頌彙編徵文于隨園老人見前傳記願書二十九篇其從父字清公繼祖詩集中亦有留別姪咏詩見前第十四家至三十八年癸巳之歲叔父志祖道出和州于行筵中得見憂畏軒詩遂刊以傳世其友陳古漁為題辭于首而自跋于末穀生先生謂憂菴詩昔年有刊本今讀此文知即為此公所刊此皆當時軼事足備後人探索者此公跋語云乾隆己巳冬祝融為災按字清公年譜記其事云乾隆十年息園公逝世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夜老僕失火延燒堂樓憂菴公所遺書畫等物盡成灰燼按憂菴公歿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所留遺手澤文物迨是歲己巳傳凡六十有年而逢厄運亦足為後人恫傷者又此乾隆七年年十歲時蒙恩召見追念先臣賞食世襲半俸見其從祖陶葵愧軒自叙亦見前傳記類第三十八篇見紹興姚氏譜遺文十五

鑿山贖福兩卷

會稽沈昌世著

叙

瓚耳湘農少府名有年矣同治戊辰客長沙得相識並示以尊甫
聞衣公鑿山贖福益信少府之學之所自來也公以績學士橐筆
走天下名卿大夫爭延之事無鉅細咸秩然理哉予子館粵西
吳安賊至城陷遂死之生平富於文凡考古者救時者崇文教者
紀名勝者靡不臻其善而予亦泮勦賊之畧尤臚舉有成算洵經
國之才而傳後之作也夫不得志于名而游其藝于幕傷已所著
已等身而所存僅什一尤可惜已少府鑄公福題曰贖則讀公文
者猶不見全豹而窺其一斑烏足以盡公所學哉雖然公之大義
炳日星英徽薦俎豆又豈藉以文傳哉傳此數十篇其因委溯源

也可奉賢袁瓚敬識

見鑿山贖福卷上

兼山堂經解四卷雜著一卷詩三卷詞一卷會稽沈樵雪友著

叙

讀經心解四卷會稽沈雪友先生所著也其解易師卦小人勿用云軍旅之際如必欲得忠信廉潔之人則智謀之士勇銳之夫皆將棄而資敵若袁紹之許攸趙宋之張元矣小人勿用者勿用以帥師而已解書贖刑云所謂疑則贖者謂疑于情疑于法非疑于詞也五辭不簡自有正于五過之法若情法既孚而猶論贖則富者生而貧者死則利路而傷治化蕭望之之言是也解濬吠澮距川云以禹迹而論河之所濬止大陸澤耳與江之有諸湖異而千餘年無河患則吠澮為之也治河必先自吠澮始今以大河南北之地而開吠澮以匠人丈尺計之其受水處不下洞庭彭蠡諸湖則下游之勢殺矣解以祗堂二函曰明禋云孔傳謂周公治太平致告文武夫君臣交儆日慎一日豈敢以太平告之宗廟乎蓋成王相宅還鎬告于洛邑之廟也解禮記分爭辨訟非禮不決云若今律犯罪親屬得相容隱盜則服愈親而罪愈輕姦則服愈親而罪愈重若止以听訟辨訟以為未盡其他類此者尚數十條皆務通大義粹然無疵亦間及于形声訓詁先生壯後為幕游究心當世之事為梁冲泉司空百菊溪節相所倚重嘗言陳集湘南先生幕中將各所縣苗寨險易情形纂為一帙後二十年苗變起當事得其書藉資方畧人服其先見乃讀律之餘不廢治經復健于詩多可傳之作其志行可想見矣余獲交于哲嗣昌期因屬為勘定遺集余方廬墓山中故不論其詩而揭其解經之大指於簡

端

道光二十有一年孟秋月道州何紹基書于九子山廬

見兼山堂集卷上

兼山堂集卷上

兼山堂詩集

叙

自古詩人多出幕僚如工部在蜀昌黎在徐皆以大手筆為諸侯賓客而樊川玉溪亦以碧雞白鳳之才寄跡青油飛書走檄蓋自古才人不過萬里壯遊有江山之助而無軒冕之羈故筆墨間往往有奇氣然則求詩人而于朱扉畫角洵固一時著作之林也會稽沈雪友先生本故家子少從諸名宿遊得究心經義詩古文詞旁魄該洽靡所不綜家貧數困場屋乃歷聘郡國憲司為名法之學以經義治獄多平反又洞悉地形地隱善決大計以故諸鉅公貴人多引為上賓如梁冲泉司空馮康齋方伯皆折節與先生交而位高望重如百文敏公亦與先生祿莫逆酬唱之作見于集中

且為之傳先生則治書之暇摩箋擊鉢逸興橫飛又好游名山大川探幽遠勝吊古徘徊故其為詩渾雄清深沈著排奐蓋取法于漢魏盛唐而一以少陵為矚不侈不弇卓然正聲其必傳于後無疑也余夙耳先生名顧未得親見為憾其嗣君聞衣茂才薄游桂海出先生遺集相示令讀之見其思沈力厚讀破萬卷其蘊蓄不第以詩人盡而就詩論之則已清剗隽上波瀾老成非世俗筆驕之後所可共語其與樊川玉溪並垂不朽也詎曰不宜聞衣制行醇篤工吟詠有名父風余固知斜川之集必繼老坡而傳又豈特楹書之訓謹守勿失哉先生兼工倚聲清麗之句不讓三八義三影附編于後云

道光丙戌冬月吳興葉佑本叙于桂林使署之延翠亭

見兼山堂詩集卷下

叙

漢書言法家者流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亦然其時列于藝文志者如李子申子慎子游棣子言法家者凡二百十七篇鄧析成公生尹文子公孫龍子言名家者凡三十一篇夫三代以前敦龐之治尚矣降至春秋戰國人心不古機械日生非用嚴刑峻罰不足以懾刁悍且非桀鷲狡獪之風孔子謂道政齊刑苟免無恥顧亦不能廢而不用者亦聖人救衰世之微權也然習名法家言而不根柢于孔孟其不至刻薄寡恩者有幾人哉班氏曰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譽者為之則鉤鈇折亂斯言誠不誣也沈湘農先生績學能文蘊可負異屨躡場屋乃習名法家為諸侯上客晚年彙其佐治公牘及序記雜作裒集成帙函示于余受而覽焉其公牘則通達治體詳慎而不涉于煩苛其雜作則駁核羣言淹博而不流於泛濫淫濟學向体用俱全非根柢孔孟而能如是乎使得出其所學以從容展布于廟堂之上則大用大效其有裨于時局者又豈鮮哉先生与余家世姻其尊人澗衣先生瑰識瑋材以名諸生運籌大府帷幄嗣以髮逆之變殉難吳安大節慄然炳耀千古先生承家學而治清芬樸俶與行与古為徒不与時苟合其根柢之學尤有立乎其大者而不僅于著述見也然則覽是書者無徒以名法家視先生庶幾有以見先生之深也夫

光緒七年五月善化韓炳章謹序 見借箸雜俎卷一

越中七才子詩鈔序

金塘咏宿魏文士古風步躒西園鉄鎖吟江唐賓客今休豪淮南
省從來詞客賸數肩應一例詩評劇談駕白然而贊盱五代志核
三分寶釘則譙引荆隨青瑣則網空韓竇洛妃平視作汗髡翰甚
客相知羣羞夏敗而高臺公讌亦慚長坂之道蠻谷五歌莫洗
都之薄遂使華池蟬翼並晚升堂綺席梨花翻思爭坐蓋鑑蒙
錫則水甌寧喻其超而厲龜黃金斯苦絮莫涼其擊所以偏師易
入共宅徒誇妄希岑子之綿岑祇愧杜陵之有杜也嗟乎取分絳
樹豈無竹箭龍門蹊峴青柯詎梳芙蓉仙掌類推刻燭代著積薪
石麟後左

薇

許公之鵲鵲要皆灵紆勞佚旨判毫釐草堂之潢

污皆真柳柱之雲干始鈔何況金池性溢一空 柳疎杉犀植神

行別趨坡丸坂馬固宜鏡凌考石煜西雕瓊指南皮作河伯之醯

評西塞為蟬人之腊如刘君之鳳岡詩集是已若夫石欄點筆鑄

但詩僧練帳藏香搜惟律祖聯璧人於東館短轅剗賭騎羊捨玉

漏於西崑細雨偏膚身無一即壇喧茶晏几擘苔轅牋訪古寺於

海棕繪春江於沙鴨而嶮熾未歷馳聘多拘載無墨翟之囊際之

唐衢之淚叔竭采幽事無非滿院松花遮莫濃情不過千條楊柳

此誠反胃之哇多抑亦吟飛之疾痼也君則釜山石古銳發銀編

快啗垣高欣支土甌斛斯徵考工圖核器辨芒莖戶牖長者車繁

門褰莞席顧乃啣重啣：士方失職而貧淒復淒：天且因嬖以

疾榆經綴社裁已刪詩應門慨穆氏之酥負橐恨齊御之贅猶且

田荆姜紫涕漬亡琴蜀瓦埋香神傷寶瑟而後与雪軒文士硯井
騷人酬松扇於青帷壤室之中步羽觴於淶水春溪之上將蒼茫
獨立動心之增益良多而悵憤交乘觸物之纏綿自至矧又灵驅
陶穴博送多州釀釐塚之十車緯唐籤之萬卷淵藏無價泣自成
珠椎

唾應積銑以故寓悲歌於剪綵興倍祖舟在深愛於
藍書堪齋酒藥渣大幻總揭靈灵劍舞公孫一舞渾脫而茫
感遇的拟射洪渺々懷人草必湘水唐安草長續遺挂於黃門宛
委山高銘畸人於青壁先生緯緯勁發吟噌即此數章尤欽四絕
視彼集於汝雒才訝東平誦雪裏之高山賦園中之珍木殆枉承
白傅之褒亦浪峙黃初之盛矣嗟乎吾郡山橫東海夙隱方干潮
接西陵向遊謝客放翁萬首麤々花下之巢祕監千秋歷々湖陰
之宅一觴一咏具列前賢如玉如金合繩往跡猶憶越臺片壤周
鼎初年遺民長玉塵於東南名士簇繡囊於淮海荒陵吊古梨州
則韻逼冬青絳溯遊仙梅市則工洧水碧山房炫寶逸迸三張江
寺拈花綺傳大丁蕉娥題扇錢太學在頭陀夢境之向竹樓春衫
毛西河踞蟲弋樵書之不可至黃龍道者直木貽編金雀閩人唾
紅探篋而維時走也甫及弁兮尚從卜夜之燈差覩生風之袂既
乃老成凋謝声律榛蕪清新別儗金元蜜綴專才不晚登吟敗菊
誰尋白嶽香仄鴉噪寒梨虛說青藤墓碣方謂廣陵絃歇永絕徽
音涼徵人殊更無和曲何幸鮫痛新樣遞雄鏡浦樓臺龍鼎餘酣
再振蒲亭壁壘一函目怵萬丈芒寒非徒元五字之強宗不且壯
千巖之灵氣歆至小窻讀曲旅館眠燈或履胸於雲安向取材於

藥轉不知換移鎖骨妙具化工奪換珠胎正存巧變平原辭贍緩
聲悉如東阿韋孟憂深諷諫原規小雅栗里之鶉鴒丹木遙尋記
室源流蜀川之草色黃鸝酷似扶風忠義抑且廣徵總集歷據微
言証墳素之緒談扶管綜之奧趣柳仍仿國蘓恰摹莊永和与金
谷爭長暢訓以竹林肖体悟善鳴於堅石鳥蟲衍東野之佳文數
隨大於江東騷笱西夷之奇傳更乃詩義之榛山峯濕楚畹印
以椒蘭彖辭之小往大來其地寓其鵬鷗殆若採花窰蜜第留香
藥醇精煉汞成金總脫丹砂賸滓極諸參互例彼詩騷諒為作者
所同然詎曰斯言之欺予若乃新售海內志在流傳艷付伶歌心
期爭購叩門款、折簡頻、勻美玉之序權生為太子之下揚子
則山中小冊業遜嘉名醉後枯毫便移聽語翠崖_屋之岡可裂定翻
鉄遂以驚人丹山之鳳欲來謹署璜臺而位子
乾隆癸未歲三月望後二日竹巖胡浚撰

越中七子詩鈔 蔣士銓定甫選

李堯棟著述之富

李中丞堯棟嘉道間賢大吏也官川滇最久屢樹邊幟績其為人實恂恂儒者任館職時讐校精嚴為高宗所知一代日人撰日下舊聞考表文高宗亟稱善嘗為雲南山川地理圖二卷夷人圖二卷圖後各系以說又嘗勅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又嘗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弟子又於江寧建長干橋繕莫愁湖而誌以詩文集補梅亭於湖南節署以誌嗣美梁文定之名蹟宦轍雲馳風流四映儒臣應如是矣

以上見小橫香閣主人所輯清朝野史大觀卷十

王孝子繼毅詩一卷其兄子獻孝廉所輯錄余老友沈曉湖廣文
訂定之而寧波知府宗君源瀚刻之者也孝子成就卓卓本不藉
詩以傳其詩亦非經心為之其工拙不必論而余於孝子之事則
有深喟者不能以無言也當孝子之自湛也所懷禱神之疏有曰
晨昏侍奉尚有諸昆似續宗支已延弱息從親地下自有餘歡身
後毀譽在所不計烏虜斯言也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其壹意孤行
不特無驚世駭俗之心亦并不求諒於人者也自子獻持書至京
抵余固深知其心未嘗欲為之旌於朝也既而大司寇吳縣
潘公知之謂余必為之上請余以孝子事非國家詔孝之恆例
恐持文法者格之因告司寇以所難司寇乃徧言之禮部都察院
諸堂上官而總憲鄭童公桑梓也余與邑人鮑敦夫吳介唐兩編
修合詞呈都察院為之詞者余門人恩施樊雲門庶常也其文哀
感頑豔受詞者京畿道御史豐城傅君大章讀之泣下即日呈其
長而司寇復促其即日入告乃數月不得報余以語戶科掌印給
事中渾源張君覲準詢之臺中則都察院已移禮部禮部持例駁
之矣傅君力爭之其長言又繫言之大宗伯漢軍徐公且約大
司寇常熟翁公助之言而終不得也夫子之刲股藥親女之未昏
守節及自殺殉夫皆例之所不得旌也而比年來各省大吏之入
告者盈千累百皆朝奏夕可未有所靳也然則諸公之斤斤
守文法尺寸不敢踰者固以見大臣之謹畏而於朝廷激揚名
教之意未暇深思也抑或刲股之隱昧及殉烈之日月尚可以疑
似先後之間善從長據以入請而孝子之死坦明白者乃轉

恐其傷孝而促蒸民之生則持法者亦固有所不得已邪孝子之
死在鄞之士夫無不愷然敬嘆知府宗君尤賢之具狀申巡撫
請特疏 聞亦再上再駁至今年四月同郡刑科給事中崑櫻君
譽普始以孝子與定海孝婦藍柴氏等彙奏即日得 旨下禮部
予旌自是孝子可以論定而吾知孝子泉下之心轉靈然有所未
安者何也蓋孝子惟知盡其子職而余等轉以求名之心累之致
世之以繩墨為匡濟者持孝子以弄其文法而不肖之徒或以反
近名為口實是大可痛也然則孝子此一卷詩之傳不傳又烏足
論也余與孝子為姻黨交其父兄獨未識孝子亦罕見孝子之詩
甲戌之春子獻入都言孝子於余詩皆能成誦余乃以白團扇寫
詩以寄之今觀此卷中有感知詩一篇酬余亦未嘗見則孝子之
闇莫不求聲氣又可知也光緒七年歲在重光大荒駱畢舉月李
慈銘叙

見會稽王孝子遺詩

五周先生集跋

廣生錄五周先生集竟而記其後曰盛衰之理固難問諸天哉吾悲夫吾外家周氏之衰吾因為是錄以不忘其盛也廣生少孤不獲承先大夫之彝訓其粗解文章由吾母啟之也廣生所受教於吾母皆吾母所受教于吾外祖者也廣生不為是錄豈惟負吾外祖其負吾母也寔甚外祖昆季八人其知名者五曰文之先生曰復之先生曰涑人先生曰均叔先生最雅為吾外祖季旣先生自其曾祖及其祖父皆以科名仕宦世其家至外祖昆季而益大舉進士者三舉孝廉者一皆官監司刺史至二千石門才之盛可謂難哉曾不廿年皆零落無存存者惟吾外祖而又歷際坎壈以被劫褫其官前年舅氏雲將死去年遺孤已孫復夭折而五先生之

五周先生集跋

無從者且過半豈君子之澤斬于五世歟抑夢者天固倒行而逆施歟廣生十一二歲時均叔先生官粵東最屬愛嘗曰阿靈有我家性阿靈廣生小字也去年廣生畢婚瑞安外祖以書招之曰來吾以寡息託阿靈矣嗚呼可以悲也夫人不幸至絕其子孫則所恃以傳世者惟文章耳然即以文章言作者牛毛成者麀角世之人又厚于古薄于今楊子雲草太元劉歆笑其自苦甚矣後世未易言也抑吾聞之太史遷著史記百三十篇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遷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書遂傳布焉意者斯文元氣不可磨治則區區者或盛傳于其後亦可知而不可知者也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廣生之所為者人也光緒丙申夏五外孫冒廣生

見如皋冒氏叢書

五周先生集目

藝室詩錄 周沐潤著

初庵遺稿 周悅修原名源緒著

傳忠堂學古文 周星譽著

滙堂續彙 周星譽著

東鷗草堂詞 周星譽著

瀛橫詩質 周星詒著

見如皋昌氏叢書

五周先生集目

姓氏爵里志略

周沐潤字文之號柯亭行一河南祥符人祖籍浙江山陰道光甲

午科解元丙申 恩科進士官江蘇常州府知府

周源緒字復之號訥齋沐潤第三弟道光乙未 恩科舉人丙申

恩科進士官安徽安慶府知府

周星警字涑人號神素沐潤第五弟道光癸卯科舉人官安徽無

為州知州

周星譽字昀叔一字叔雲號鷗公沐潤第七弟道光甲辰 恩科

舉人庚戌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兩廣鹽運使司鹽運使

周星詒字季貺一字曼嘉號已翁一號窳翁沐潤第八弟官福建

建甯府知府

以上均見如皋冒氏叢書

五周先生集敘

夫弟兄競爽自古難之郊祁軾轍世所豔稱至于花萼之集合為一編同傳千古則尤其難者也稽之前代有兄弟二人為一集者如唐皇甫冉皇甫曾二皇甫集是也有兄弟三人為一集者如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是也有兄弟四人為一集者如宋柴望及其從弟隨亨元亨元彪四總集是也有兄弟五人為一集者如宋竇常竇牟竇羣竇庠竇鞏聯珠集是也乃今又得之于祥符周氏周本吾浙山陰人寄籍祥符遂為汴中著姓其兄弟八人知名者五余庚戌成進士與昀叔都轉為同年友則其于兄弟行居七者也余留京師日淺故雖與昀叔同年且同官翰林又知其能詩然未得與之唱酬也同治之元余至京師與昀叔相見

五周先生集敘

始稍論及詩旋即別去其後與昀叔同寓姑蘇時相遇從然昀叔又不久下世矣其弟季旣太守宦游閩中余有表姪戴子高茂才主其家極相得與余書屢言季旣負才名有奇氣所為詩詞高出儕輩又喜收藏金石書籍字畫手自校閱精審絕倫子高落落少許可而心折季旣如此余又知季旣之才也比年以來季旣亦與余同寓姑蘇竟未一見韋李艮坤渺若楚越吾兩人之衰老亦可見矣今年春冒鶴亭孝廉見余於春在堂乃季旣之外孫也以周先生集見示則自其長兄柯亭太守至季旣之詩皆在詩皆不多蓋撮拾於蟬斷爰朽之中非其全者涑人刺史止有文而無詩惟昀叔存詩一卷詞二卷于昆弟中為稍多矣嗟乎五先生皆曠代逸才而所存止此亦可悲也然詩文皆自能成家不染近代浮靡

之習則此一集亦如精金美玉其光氣固不可埋沒竇氏聯珠不
得專美于前矣五先生中惟季旣如魯靈光巍然獨存余雖衰老
幸相距不過數里尚願介鶴亭而從之游也光緒丁酉仲春年愚
弟俞樾書於西湖寓樓見如皋昌氏叢書

五周先生集敘

傳忠堂學古文識

傳忠堂文意慕唐賢李皇甫孫三子顧其流寢入於前明之公安
竟陵詞致幽峭纖曲讀之使人悵然不歡又惘然若有所感為文
如此不謂之工不可也雖然非中聲也文僅數篇或少之惟少故
佳爾數十年來言古文者類宗桐城稍異趣者即抵掌談笑於先
秦諸子出於二者之外而別趨荒寒僻澀之一境其亦毅然自為
者已山陰汪琰識

見如皋冒氏叢書

傳忠堂學古文 周星臨著

傳忠堂學古文識

徵刻童氏兩世詩集啟

夫干鎔之采不厲則不銛萍綠之光不發則不顯諒以埋珠於土
潛蛟泣秋見金於庭神虎避席矧腐毫走甕悴哉一寸之心發篋
鑿楹鬱為兩世之業夏侯冠大小之號司馬習父子之傳東坡為
元祐大宗而斜川嗣其響山谷乃江西鼻祖而伐檀沂其原觀喬
觀梓宜雅宜風油然緗素之光美矣削青之烈而乃陳編蠹積舊
業巢傾慨手澤兮俱遙奉心香兮莫爇剩有一編尚存天壤可無
同志廣為流傳冀將伯之助予使微言之不絕 先外曾大父筠
巖先生號鄉祭酒 外大父萊村先生為名孝廉餘馥猶沾藥籠
植科石之草故家何處門庭隊蕃衍之椒綺札不芳青燈已熄著
有敬慎堂合集共得四百餘首寫自烏蘭之紙猶珍用晦軼篇搜
諸蠹簡之餘不墮華嚴小劫惟棗梨之未付恐簡策之終湮是用
仰干 先達敬告同人或親登扶風之門或積有北海之雅少分
鶴料俾顯鴻篇庶幾編昌黎之集知韓門大有傳人訂陳留之書
即羊氏感且不朽敬啟

此篇乃表叔沈素庭師

玉書

遺筆他日梓童氏詩宜附刻簡

端

光緒甲申八月二十九日繼香識

童氏兩世詩傳

宗稷辰撰

童筠巖先生諱聖俞岷邑庠生後遷居會稽之富盛邨改名鳳詔富盛亦有兩童氏一系同於李一係同於張不得而詳也先生安貧樂道好為古詩鄉也未之見今其外曾孫沈生玉書守遺稿僅二十二首其詠懷之什思義俱古類左太冲阮嗣宗之所為七言歌行似初唐人雖所存甚少知其志趣固不在魏晉下矣所著曰敬慎堂詩鈔子震有聞於時

震字青岳號寶音一號萊邨年十四即克為里塾師十八為會稽諸生二十五歲登乾隆乙卯副榜又二十六年登道光辛巳鄉舉先生宦劇中久士多成就文前見賞寶學使後見賞莫山長詩非所長而外孫沈生藏其少作有玉溪遺響在里門結汨鷗吟社壬午留小師館內城與黃笑山劉樺園結楸社為詩課是冬遽卒於館子在嘗奉其晚年詩之都下示稷辰福齡後落魄家人俱亡遺稿散失有沈生不得見者君世為儒宜有後而慘焉中絕手校姪史藏女家與中郎同恨噫嘻悲哉

見敬慎堂詩鈔

童氏兩世詩稿跋

右敬慎堂詩集二冊賦一冊先外曾祖筠巖公及先外祖棗邨公作也兩公俱有名于時棗邨公以名孝廉教授越中率多取科第去兩世文章俱有法度而滌師序筠巖公詩為尤勝予家所藏寥寥無幾此三冊乃孫紫玖丈見示丈與先舅氏隣舅氏家中落書籍斥賣殆盡丈以一金購得兩世遺著度笥中二十年而予因過從見之洵幸事也外祖所輯銜董錄凡六七冊先母在昔曾為不肖道及今亦藏丈家敬識于後

咸豐甲寅八月望後三日山陰沈玉書識

尋見兩世詩集之次日孫紫玖丈慨然見贈真盛德事也不
物外家感且不朽即我後人亦世世頌之玉書復識

童氏兩世詩稿跋

繼香自幼習聞家尊述外曾王考童萊村先生品高學邃能書善詩工帖括教授郡中門下極盛多有顯貴者蓋受其先德筠巖太翁庭誥卓有淵原又具知人鑒嘗見我先王考裴山府君文字奇賞之許以愛女為府君繼室而其幼女則歸沈石樓太翁即素庭師玉書之母氏也先生雖負文名而久困場屋晚年始登道光辛巳科鄉薦壬午冬遽猝於都門未幾其嗣薇園先生福齡亦殉慘焉中絕遺箸散亡孫子九丈瑛居與相鄰偶得寓目購而藏之素師則從孫文慶乞得敬慎堂詩鈔三冊賦鈔一冊蓋童氏兩世所僅存者也咸豐丁巳素師館我枕戟山房出眎家尊泉我根仙先允并予撰徵啓正謀集似什梓而戊午之夏師歸道山我兄則奉持維謹九月斜橋老屋災戾兄弟自火中攫出之幸而得免洎辛酉六月我兄捐館九月赭寇據越繼香蒼黃出走遑問楹書同治癸亥寇退歸覘東光坊寓廬則書室淪為馬廐遺編精槧什九蹂成糞土矣甲子移家還郡脩我牆屋并檢叢朔將付之烈炬而浮於大江也忽從故紙堆中躍出遺詩兩冊喜出望外又惜其不完數月後顧君亦史來館濯夢樓復得一冊於鼠穴中素師撰啓亦存焉于是兩世詩鈔不啻珠還劍合惟賦鈔則終佚矣於序二公抱瑰竒磊落之才世濟其美乃既不克伸其志於生前復覆其祀于身後天道信難知矣而戔戔吟呻雖浴歷兵塵燹火猶得轉輾流傳其不亘淪為劫灰者幾希豈物之存亡顯晦有定數耶抑亦兩世精神所萃自有不可磨滅者在耶繼香去春偕計樺是編之

京冀得其高第弟子以為之序而終已不過特宗滌安所撰詩傳
早^已刻入躬恥齋文集而早編尚未壽之藁梨若再因循以致湮
沒則負罪滋大敬綴數行於簡尾以志傳刻之不容或緩云時
同治八年歲在己巳陽月既望王繼香子獻琴書於婺郡校舍



童氏兩世詩稿跋

素庭師元跋云某村公尚有遺著銜董錄六七冊亦藏孫子九丈家繼香心焉藏之壬午秋末繼香奉內諱自鄞還里會孫丈亦自閩歸扶杖枉訪始知銜董錄已失於辛酉之亂僅存公手抄張文端公聰訓齋語一冊明年孫丈復持以見贈已而陳補勤丈宅息里居謀續詩巢香火證因錄繼香忝襄其役既出是編相眎并詳具童氏兩世名氏里貫俾之祀詩巢焉猶憶先君嘗言公昔游京師家書久梗一夕其弟子楊雲芝明經夢公至與從儀衛甚盛云赴四川城隍任翌旦趨叩公家則其家人夢皆協久之訃至月日果揚君此後一再夢公問答甚詳其或拙著醉盦鳩異中公聰明正直其為神也久矣詩巢巨特其餘事焉且編元分三冊曾囑漢嬰族父錄副一通藏之家而元本度之行篋往來南北者幾四十年屢思授梓力拙不身今值素師愬嗣錫卿表弟客滬爰浼其排印行世以代瑣版詩竊有知其大鑿而恕之乎光緒癸卯紙月朔夕再葉外孫王繼香又跋於往流集權舍

自叙

元祕史十五卷不著撰人姓氏其紀元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至為
賅備惟文辭鄙俚未經辭人譯潤故數百年^來知之者幾近世順德
李仲約侍郎始為之注釋黨經四五易而尚未有傳本余自束髮
受書即喜讀輿地之書而于西北徼方輿則尤為憐：家中藏有
灵石楊氏祕史槧本暇時取而讀之苦其地名之佶曲犖牙乃編
加攷訂譯以對音證以今圖偶有所得誌于書眉如是者六歷寒
暑戊子冬為友人邀往吉林襄理案牘事歲乃驅車徧游外蒙古
各牧地身親目驗屢加改易是書乃粗具大略然猶閉之篋衍不
敢遽以示人也忽：己十月矣侍郎之墓亦將宿草祕史舊注仍
未槧行余友奉賢阮君惟和幼古士也作祕史地理今釋就正于
諸師以太守通聲太守獎其勤并引仲約侍郎之說以正其謬余
亟段其藁讀之見其与余說合者十得八九尚有不同處乃更推
究祕史上下文以證明當日所行之地執余說誤者則厘正之侍
郎暨太守之說證以祕史而仍不合者亦不敢附和之往復咨商
漸就條理友人見余藁者輒憇惠付梓謂示讀者之準余堅謝不
獲因摹山川地名攷先畀勵氏并為之記其端曰於序讀元史雜
讀祕史尤雜元史書成六月徧畧滋夥兩國諸紀尤為疏舛祕史
以當時野言志軍行寔事雖樸拙繁瑣而本史純繆頗資是正官
書采進豈為虛譽然而烏焉塞目叢雜侏離雜讀之端厥有數事
一則同地殊名譯無定字兒而岫之不同扯撒撒之無別阿因勒

即為阿亦惕兀勒仄又為浯泐仄一鄂尔坤河也始曰幹兒恒繼
曰幹列該一呼哈烏尔也前曰忽勒荅後曰阿刺兀巴勒王惕亦
曰巴勒渚納康鄰禿兀又曰康里委吾不會其通幾為所惑難讀
者一或則名似同名地非一地統格黎克与統格理之小河寔異
巴兒忽真与阔勒巴兒忽真又殊不兒罕既非不兒吉岸撒河里
復非撒里黑崑字音似近準而寔殊難讀者二至于音有短長字
分多寡土兀刺原為土刺阿勒台又属按台印度也而為欣都思
矣欽察也而為乞卜察矣語苟昧夫急言緩言字每眩于二合三
合難讀者三若夫字經繙譯蒙夏提清濁、納浯即蒙文之青海
阿勒台嶺寔彼語之金山唐兀河西原為一部女真金國豈云殊
方一篇之中前後錯出不知奪繙歧誤終多難讀者四况乎湟坤
塔納水經未載源流川勒合申地志不詳基址雖可取證他書旁
徵杜翺然以張石洲之精覈誤以不兒罕為汗山何秋濤之淹通
又以撒阿里為薩里默察淵洽烏尔會与烏尔匝不分仲約專精
脱窰木与託穆科相提自揣擣昧未敢謂補苴鱗角發摛要眇祇
就管見疏其異同加以條核廿年片帙藉質通人當代陶達賜之
箴言斯企予望之尔光緒丁酉仲夏會稽施世杰自叙

光緒丁酉孟夏鄭學戶彙

元秘史山川地名攷目錄

卷一

騰吉斯水

斡難河

不兒罕山

統格黎河

渴勒巴兒忽真

豁里禿馬敦 卽豁里禿馬惕

阿里黑兀孫

脫豁察黑溫都兒山

兀良哈部

巴勒諄阿刺

部亦連山

捕魚兒海子

闊連海子

兀兒失溫河

豁兒豁納川

迭里溫孛勒荅黑山

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兩山

卷二

帖兒古捏山

乞沐兒合河

別帖兒山

豁兒出恢山

古連勒古山

桑沽兒河

合刺只魯格山

青海子 即瀾：納活海子

客魯漣河

兀刺黑吸勒邊隅

不兒吉地岸

土兀刺河 即土刺河亦曰禿刺

卷三

騰格理小河

不兀刺客額兒

幹兒洹 即幹兒豁水

薛涼格河

塔勒渾阿刺勒

合刺只客額兒

勤勒豁河

篋兒乞惕脫黑阿

不而罕合勒壞山

亭脫罕亭幹兒只

塔納小河

阿因勒合刺合納

巴兒忽真

阿淘兒禿主兒不

合察兀刺禿速卜赤惕忽里牙禿速卜赤惕

忽勒荅合兒崖子即河刺兀惕

卷四

札刺麻山

幹列該不刺合

撒阿里

阿刺兀惕土兒合兀嶺

合滿巴勒主惕地即已勒渚納

哲列捏即者刺捏

那思

浯泐札河

忽速禿失禿延

合澧泐海子

朵羅安字勒荅兀

迭列禿口子

卷五

阿勒仄不刺阿即兀勒仄一日浯泐仄

額爾古涅河

刊沐連河洲

額捏堅隸列禿

兀乞揚牙

滴亦田

忽巴合牙

忽禿忽

帖兒速

合刺温山

合申

古泄兒海子

垂河

禿兀唐兀

荅蘭捏木兒格思

久魯格只揚地即溼魯格泐

卷六

巴兒忽真脫窟木

兀魯黑塔黑

濱豁黑水

阿勒台山

忽木升吉兒

兀瀧古河

乞溼泐巴失海子

巴亦荅刺黑別勒赤兒即拜荅刺黑

合刺泄兀勒河

額埡兒河勒台谷子

帖列格禿口子

忽刺安忽惕

者者額兒温都兒山 即者折額兒

別兒客額列

卷七

卯温都兒山

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地 即合泐合合兒合合勒合勒等河

忽刺安不刺合惕

統格黎小河

勺兒合勒崑山 忽刺河訥峽

三河源

阿兒合勒苟吉

折兒合不赤孩

卷八

阿不只河淘迭格兒 即淘迭兀河刺勒

的的克撒合勒

涅坤水

川勒

帖蔑延客額兒

客勒帖該合荅

康合兒合山

康孩

合池兒水

塔米兒河

納忽山

察乞兒馬兀惕

合刺荅勒忽札兀刺

卷九

台合勒山

阿來嶺

額兒的失水

不黑都兒麻

儂魯山

額兒的失水林木內百姓

卷十

客列亦惕國

撒里黑崑

林木中百姓

失黑失惕

萬乞兒吉思種

失必兒種

忽刺安不合小徑

撫州

野狐嶺

宣德府

居庸關

龍虎臺

北平等郡

東昌

莫州撫州山背

潼關

汴梁

卷十一

北平失刺客額兒

燕京

大甯

女真

浯刺納浯二江

討浯兒河

篋力克王城

不合兒城

申河

巴惕客薛城

子母河

巴魯安客額兒

阿梅河

兀籠格赤城

卷十二

兀都刺兒城

阿勒壇豁兒桓山嶺

亦魯等城

倣出黑扯連城

巴黑塔惕種

欣都思種

阿魯種

康鄰等十一部落

亦的勒札牙黑二水

乞瓦綿客兒綿城

阿兒不合

棚幹兒合惕

賀滿山

西涼

雪山

兀刺孩城

靈州

高麗

嶺北

光緒丁酉孟夏鄭學廬葉會稽施世本著

筠厂文選會稽陶式南著

序一

余嘗語同志曰昔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以千緡市胡琴集衆宣陽里具酒殺會食畢舉琴碎之而以文軸徧贈諸食客一日之內聲華溢都邑時會稽式南陶子在側謂予曰子於今日無子昂之千緡又乏酒殺以會食諸貴客不凍死亦即餓死尚握三寸管如秋夜寒蟬月明烏鵲嗚嗚唧唧無休時耶余笑而應之曰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相與驚傳贊嘆故子昂得以借胡琴出奇市名若今日不唯文軸者所用即得千緡以市胡琴求一聽者不可復得矣夫握三寸管不免於饑寒而死與不握三寸管亦不免於饑寒而死孰若清風朗月興則斗酒雙柑自適於花鳥禽魚之際耶

興縣志採訪稿

人無不死死死則當作一靈鬼倏然飛騰散而為輕雲聚而為夕雨蘇惠風於穠李慘皓雪於疎梅游龍翔鶴不猶愈於蠕蠕而蜒蜒者耶且予志非子比無藉人知行當效劉蛻作文冢以埋之耳陶子乃槩然而起曰允若茲因出其所懷詩古文詞一卷曰此亦君所云饑餓之餘也曷弁其閒噫陶子其蹈予之轍也夫夫俞子不合於世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名不出於十室之邑陶子其性情顛倒耶而亦為是耶其尚冀隋氏之珠和氏之璧足以勝砒砒燕石耶抑尚謂當世之好惡可以移而易之溯而洄之耶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又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而乃為是役也不幾蹈俞子之轍也夫雖然陶子工時藝蛾眉顰齒粉澤爛然已膾炙於多士之口以是為千緡之胡琴炫諸貴人之耳目然後徧贈其文

軸當必有緣好而恕其所惡者矣此則陶子之可以自信而余亦
有以信夫陶子之必售也陶子勉乎哉山陰俞毓彥和氏題於東
籬寄傲之舍

序二

以文定其入也不若以人定其文以人定其文尤宜以其所以為
人者定其文也吾於陶子武南得之陶子為會稽華族爵第蟬聯
蓋自石簣先生外無論隱顯類皆有集於斯秀傑絕倫為陶子者
正甚難耳而陶子自幼竟以秀絕稱僕以性僻孤往甲申後尤不
輕交一人然竊謂與天下光明俊偉沉博卓犖之士逕會隔聲氣
通也丁巳春以山游渡袁川時陶子行游澤畔偶然一揖而後乃
入得晤陶子自此即得讀其全集嘆其為天下士也然此一嘆也

興縣志採訪稿

人一揖時則已心有此嘆矣始也以其人而定其文既也即其文
而定其人且即其所以為文與所以為人者以定其交自矜王生
能相天下士也凡士一見而無以傾人者外有餘而中不足也一
見而不即與人以可測者中能備其有而外能成其無也僕與陶
子乍見而木木也既別則思而不能去及見其文則又以為盡日
言別盡日而未嘗別也讀其時文而中有陶子也陶子出入經史
烹煉百家然即以是論其詩文猶之乎外之觀其詩文也莫得其
質則不離忠孝正直者近是至其設想之卓守氣之純寄興之遙
以為激昂蓬勃也者則又以為冲容都雅以為嚴冷峻絕也者則
又以為風流宕貌也者考槃獨樂靜俟風雲有奇賞世外者披其
集定如漢天子見子虛賦將色然有恨不同時之嘆矣則我言其

先聲也潞湯弟王雨謙題於浣雲潭閣

序三

余遺落世事為當時散人平生知友多攜詩文過從杯酒花前語
無拘忌式南則傾囊竭篋凡有嘔心所得與編行所投一字一句
必余手定乃始繕寫入集甚有名公先生素所許可偶在芟夷之
列亦志聽之不少惜式南秀望會稽其先世率以文章顯淵源家
學下筆有法則婦翁白岳王先生得之蒔雲樓中嘗為余言花之
韻在幽野佳人之媚在慧想吾輩之筆墨在性靈雕繪滿眼與臥
紫堆紅粉白黛綠爭艷一時不足貴也余之選式南詩文也正如
此入蜀之明年乙亥十一月十四日寓蜀錦里諸葛_街與客夜
飲醉且寢矣懷舊忽及之則起而寫而燭花記漏已入四鼓電裂

興縣志採訪稿

光雷聲隨墮鞠陵俞公穀

自序

余作文不喜示人然喜示知己能直言者於友則得三人俞康先
史華青許又文取其能相同也於前輩則得延密王先生大鴻蔣
先生取其能相反也同吾辯也反吾正也由此而存吾文文之可
存者鮮矣及申誌

以上見越中文獻輯存書之六第一頁

王載溪詩論序

載溪王先生越名士也居平讀書不屑屑章句而上下古今輒能窺其得失成敗之故放筆千言要皆有淵世務非淺見眇聞所可測識自尚友來忽忽二十餘年矣文孫孝先持所著詩草及史論請序於鄉先達雲岑張君雨楓王君而猶以史論一書未有專序請夫兩君雖未專序而無功倪先生則已一一評騭之倪先生故吾鄉所推為祭酒也屈伸去取不事標榜獨於史論稱可垂世嗟乎三都賦得皇甫而帑貴洛陽烏夜啼遇賀監而感泣鬼神先生史論得倪先生一言而已傳矣復何余言之足重輕哉康熙辛丑九月下浣里門八十六拙毫陶及申拭目拜手序

俞祖臣云平康小野縱無奇秀之觀而布置閑雅自足供人矚

皇興縣志採訪稿

此 以上見越中文獻輯存書之六筠厂文選第十四頁

跋周氏傳家集略

曉邨周子錄其曾大父謹堂先生丈父象益先生尊甫緝堂先生詩集各一卷將較訂付刻因以示余余請題為周氏傳家集略遂為書識其後周氏先世自山陰遷居吳江名節清官代有聞人經堂先生逸才蚤世記朱夫人勵節撫孤卒成令名象益先生負經濟才歷聘封疆節鎮多所贊畫名聞 憲皇帝朝以諸生召授縣雲南知州未補官卒緝堂先生克紹家學冠為名諸生屢荐秋闈不第年甫強仕以貢生終三世潛德未曜而皆文章皆足自致不朽不幸家燬于火遺書灰燼邨幼孤無由得聞庭訓長有知識思繼先人遺業數十年來遍訪所知或從抄寄或得口授合以殘書廢稿輟輯為編僅成三卷蓋其搜之勤而得之之難如此良可

興縣志採訪稿

此也康熙中年浙西學者咸中宗秀水朱氏藝尊朱氏於文博綜貫串具有依據同時如新城王氏士正之詩長洲汪氏琬之古文辭與之並驅方家駕而學極富有囊括洪侈則羣推朱氏漸染所及聞風興起後進之士斐然成章謹堂先生配朱夫人為朱君女象益先生之配其從孫也女兩世婚媾甥舅中表之間互相師友故其聞見灑然異於流俗雖名位不顯於時而祖孫父子咸能自若字學世德有所憑藉以冀必傳于後詎不為一時之盛歟平湖陸檢討奎勳誌象益先生稱其文似歐陽陸君又定先生詩為四卷文為二卷而序謂大江左右興廢利病為當事草奏往往見于施行皆不留稿某君為緝堂先生作傳則云善詩古文成稿輒散秩嘗陳江淮水利上於當事見經世之大略是則先生父子學有

體用不盡藉於師友切磋即使詩文盡存已惜經綸政事不得與
賈誼陸贄諸書並傳後世而并此詩與文辭付之一炬而區區三
卷僅存灰燼之餘則亦可謂不幸也已然觀歷史文藝者著錄古
人篇籍傳於後者十不二三固緣傳鈔繁苦不如後人雕板易行
緣家無世學即有能繼况志者不過一世再世亦云盛矣未有百
年受授傳及曾元而猶能志先人志學先人學如曉邨之生承其
後不獲躬覩其盛而猶能于殘篇賸簡收入先人遺言毋失墜者
是又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三世行業與詩之評定見於諸家
傳志題序茲不復贅惟鈔本流傳字句間有訛闕曉邨嘗與知契
數人相較勘者余亦參附一二其初各為一集既合訂而題傳家
志因附論其所以然者以質曉邨曉邨名孝垣吳江諸生紹其

興縣志採訪稿

字學旁治刑名家言容灑州幕余遊於毫與之言而有合於右因
知其世範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仲冬之月會稽後學章學誠跋
見章學誠實齋文集卷三

劫火紀焚序

俞樾曲園

咸豐同治間東南數千里淪陷於賊人民塗炭市廛煨燼論者謂黃巢以來所未有之酷雖王師森騰電發不四五年羣盜殄夷復覩昇平之盛然士之生其間者辛苦墊隘則亦甚矣何君桂笙為浙東知名士余主講誥經精舍君曾與肄業焉雖未謀面而讀其文固已心識其人比年來君薄游滬上頻以書問往來承寄示劫火紀焚一卷蓋紀辛酉壬戌之亂者也當是時越中失守君崎嶇戎馬之中奔走鋒刃之下而適有包村義民曰包立身者以搏力之法聚眾自衛與賊相持其地與君所居鄉密邇賊往來必取道焉一月輒四五驚嗚呼僊矣事定之後乃追紀以詩凡得七言絕句六十大首至今讀之猶為心悸在當日可知矣包村事言人

興縣志採訪稿

人以讀君詩則知官軍收復寧波及嵯縣上虞餘姚諸縣皆包村牽制之功而其敗也則由於困守孤村而不知扼守馬鞍山之勝自其始起事以至於敗皆歷歷言之又包立身之名聞海內而包村後有地曰古塘其民曰陳朝雲者實與包村為犄角徵君之詩知者罕焉異日修志乘者表彰忠義舍此曷以哉是亦可為詩史矣嘗讀元人周霆震石初集郭鈺靜思集敘述至正中兵戈饑饉之狀流離轉徙百世之下如目見之君此詩殆與異曲同工乎然彼皆白首流離君則大亂之後復游於化日光天之下韋莊詩云且對一樽開口笑未哀應見泰階平而君竟反見之其遭逢勝古人遠矣

光緒八年春二月需上六爻直日曲園居士俞樾書

見清何備劫火紀

劫火紀焚序

沈寶森 曉湖

李杜之詩卓越於古今豈不以忠愛見哉然李杜豈樂以忠愛見者亦遭時不幸使然也當開元初元宗老勵精為治九齡未老韓休在位貞觀以下於斯為盛爾時李杜在列亦惟賦行樂於宮中製清平之新曲太清朝享南郊有事雍容揄揚一代承平雅頌之音也玉環潛入李楊繼相極熾而豐孽芽其間相臣將臣外內猜甚幽燕之變遂萌祇於深宮於是蜀道之吟羌村石壕之詩作矣然則李杜忠愛之忱亦不幸遭時之變也今何君之遭變何其幸歟峽山何氏自有明以來累代簪紱君濡染家學既於古作弱冠補弟子員文名藉甚咸豐之季粵逆潰癰於浙蛇豕洊居衣冠塗炭君身蔽民部郎在籍襄辦團練以賊警乞兵走省省城陷自經嶮嶮之險舍嗚呼部郎襄辦者耳乃抗節不屈如此時君亦以父病扶持奔走紹城於九月二十九日陷君即於翌日奉諱國讐家難萃於一日樞筭之屬百險一具時又驚鋒四指見停櫬輒斫君聞益愕遂殞八里外某村君之盡禮於險難中又如此此以知世族名門未有不以忠孝傳家者然則何君作詩之本意可知矣君著有劫火紀焚一冊計詩六十六首皆追叙賊中艱狀而於紀包村也尤詳夫粵逆之禍大創於包村立身一村氓當與中興將相分功不其偉歟且唐自豬龍兆禍六七十載而未息今則應時削定唐自朱泚輩以臣讐君今則山民亦敵王愾此以見 國家德澤之深出水火而衽席之今君優游海濱得以歌詠昇平追述舊事以為戒亦遭時之幸也已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閱是編者其

或免小雅之感矣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九月上澣同里沈寶森曉湖氏書於澉綠軒

見清山陰何鏞劫後地園焚

紹興縣志採訪稿

劫火紀焚序

山陰何桂笙名鏞

自粵匪竄擾歷盡艱瘁事平之後每追記以小詩共得六十六章
比年以來間有散失思足之而未得暇今歲館於滬周生貢珊頗
喜吟咏夏晚無事輒課以詩因取舊作拾遺補缺重加刪潤命貢
珊錄而存之非敢云詩聊以紀實并誌今昔之感云

同治十三年歲在閏逢闌茂且月高昌寒食生書於申江旅次

題壬癸尺牘

壬癸尺牘者章子於壬午癸未間肄業成均甫同志士往反論文筆札也章子於文事初無所能泛覽涉獵之餘間有以窺見古人所用心第內不加克而外無所礪又性好持論貴識大體不欲求工于文字語言以為末務此其所以歷年老大終不能磨光刮垢以抵於成也既入成均自謂攻舉子業可以邀榮一第而向之所習置不復講矣而一二同人窺見舊業輒太息恨相見之晚因由早夕商榷指畫陳說又字舍去南城十里以遠時以尺牘往復相評衡其間多有趨詣未到姑以其意約略論之有以古人所為屠門大嚼取快筆端殊可笑也無何請假出都索處蒲騷僑寓文卒夫事有成而論文之稿爛然盈篋笥矣自慨飢寒奔走卒不能一

紹興縣志採訪稿

日處道遙償其宿願秋杪又有秦州之役矣因命故人札錄管草為一帙非敢遽謂定論以志近日之所見云爾噫文字知交酒杯竟氣為歡發何而風雨山川人事雜合升沉顯晦之故時出沒於其間以此思情情何如也乾隆癸未季秋朔日

寶齋外集卷二

跋酉冬戊春志餘草

起己酉十一月二十四日霽雪夜寒訖庚戌二月三日僅花釀雨
得大小雜著文稿二十一件占流水簿紙三十六番值裴使君修
亳州志命掌故鈔書因假以繕錄脫稿行有楚遊錄本當攜行後
此稿即藏於家因書其後余自辛丑遊古大梁所遇匪人盡失篋

紹興縣志採訪稿

攜文墨四十四歲以前撰著蕩然無存後從故舊家存錄別本借
抄十得其四五耳自是每月所撰必留副草以備遺忘而故人愛
余文者亦多誥抄存墨嘉善周明府青在山陰史修撰許邨鈔
藏尤多大興朱孝廉少白稍次昨歲過維揚薦師沈監使先生亦
令人鈔存新舊文四卷雖在家有無互較未必盡全然十可約八
但已亥著校讎通義曰卷自未赴大梁時知好家皆抄存三
八已存數卷及余失去原稿其第四卷竟不可得索還許家所
存之前卷別互有異因難以懸斷余亦自忘真稿果何如矣遂仍
祇襲舛一併抄之戊申左歸德書院別自校正一番又以意為更
定例而許家所存又大異矣然刻今存文字許家所抄實保由此
稿本必盡一耶嗟乎書有異同不待著書之人身後因念古人之
書存今日者不必盡古人之實矣夫語言文字以書之氣去自去
於夜何有况余文不工譬之野草潤夜安敢妄期久遠惟歲月易
逝生平閱涉多見於文積而存之他日展玩用以自鏡功力有無
長進則玩時曠日之愆得以少贖亦未始非進學之一助也

見清

跋申冬酉春歸抄草

戊申之冬自歸德書院將遷亳州因裒錄一年所著分別撰述而雜體文字各為一冊而一時隨筆所記甫因誌而給者不及裝冊已酉之春刻又奔走不遑間有撰著亦復不能以款相從三月之杪下榻太平使院為徐使君校輯宗譜丹鉛之餘日月稍暇乃出囊草俾傭僕抄之書字拙劣猶愈叔牙結草不復辨行列也題為歸抄草刻以每年所著各自為編用驗學力有進與否此冊所存不申不酉文亦雜出不分類例象罔能之歸奇于抄也嗟乎歲月蹉跎以此易過童心猶是而人見之者謂余叟矣檢視若後閱涉大少長進能不滋荒落之懼歟已酉四月之望書於使院之百穰

清會稽章學誠實齋文集卷二

紹興縣志採訪稿

姑孰夏課乙編小引

起四月十一訖五月初八得通義內外二十三篇約二萬餘言生平為文未有捷於此者是正為徐太史經紀家譜頗有傳志文字亦並不相仿也桐城張中翰小令左選貢良宇皆一時名雋朝夕比屋而處皆有文章之役暇則聚談談亦不必皆文字而行機觸興別時有所會殆以夢惠連得春草句亦且不自知也此編皆專論文史新著十一篇附存舊作二篇本與甲編同時雜出特以類例分之見清會稽章學誠實齋文集卷二

癸卯通義草書後

自七月初三日置冊結草訖九月初二日閱兩閱月而空冊已滿得書七篇分八十九章三篇不占章者不占總得書十篇計字二萬有餘用五色筆逐篇自為義例加之圈點性不善書平生著作皆倩人繕錄此間書院生徒年少善書者又皆游惰不知學業命之繕錄都是勉強應命是以不肯過煩勞之又七八月間生徒散去應順天鄉試此冊所草竟無脫稿之人故草稿作字皆疏朗清徹其更改多者別用粉黃塗滅舊跡改書其上行款法疏無毫髮模糊晴窗把玩亦殊不惡至逐日結草一章甫畢朗記早晚時節風雨陰晴氣候庶他日良閱並憶撰著時之興會而日月居諸歲不與占則及時勉學之心亦可奮然以興

紹興縣志採訪稿

其隨其意趣所至固未嘗有意趣時亦不敢立心矯異言惟其是理愜於心後有立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自此以後更有著述又當別置冊矣乾隆癸卯季秋二日書於敬勝書院之東軒於是日卓午天晴雲開鵲聲噪簷際也

見清會稽章學誠實齋文集卷二

滄雲山房乙卯歲書日記

先君子少孤先祖遺書散失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於人隨時手
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彙所劄記殆盈百帙嘗得鄭氏江表志及
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之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
而義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為章氏別本鎔裁亦費苦心又喜習
書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氏記凡寫數本手不知
疲嘗恨為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劄錄所未見書每還人所借有
劄未竟者悵悵以有所失蓋好且勤也此是然聚書無多緣家貧
為累自授經館穀至仕宦俸餘未有可以為購書貲者隨身三數
千卷自乾隆辛未赴官湖北比歲戊子痛遭不祿十許年間檢校
無甚增也小子旅館京師嗜書而力不能致然戊子以前未

紹興縣志採訪稿

有宗累館穀存入自人事所需外銖積黍累悉以購書性尤嗜史
而累朝正史部二十三非數十金不能致則層累求之凡三年
而始全今檢其書則有仿宋板者嘉靖南監板者萬曆南監板者
北監板者汲古閣刻本廬陵刻本及葛氏徐氏刻本凡七八種會
合而成其函冊大小諸板新舊刻畫工拙參差不一殆於昔人所
謂百柄琴者非第寒儉可憐當時數載辛勤亦可念也日後館穀
漸豐而家累亦漸以重然計終歲之需必增耗抽稅必約算俸分
存買書貲三十年未頗有增益亦間有古槧秘本繕鈔希覲之書
統計為帙五千為卷二萬有盈以制子居室擬之度茲其苟合歟
然而是書之存余滋感矣當己丑居憂舉家扶柩附湖北漕艘北
上書篋為漏水所浸先人隨身所謂三數千卷者失三之一而余

先於京師所購補除尚有所存辛卯壬辰之間余遊江浙都門凡再徙家其書頗有散失先人劄錄多襲巾箱偷兒不知為書負之以去尤為恨事所幸先人著述草稿別置一箱得僅存耳乙未余自浙江復還京師雖有增補檢視手澤多止亦得不償失矣辛丑游河南比之匪人狼狽而反盡失行李及生平撰述而篋書亦有一二佳本盡為盜資可歎息也壬寅生講廬龍自京師移家遠赴邊關適有季妹之喪家人倉卒收書細裁未半中途頗有損毀甲辰移帳保定之蓮池書院自東徂西去以千里山程顛頓書笈復有毀損以前戊申則主歸德講座家累乃自保定南遷檢點前後存書又亡三十之一懊恨無已其冬遷家亳州僑居偏仄雜犬圖

惟置三楹唐舍箱篋壘駢無可展卷之地雨淋濕蒸飢鼠噬木

紹興縣志採訪稿

枅格作響其為蠹耗鼠糧未知何歸亦祇順聽而已癸丑家累自亳歸鄉水程安穩余方遊楚私計卷軸從此著土不復遷也楚多材值木器價廉因製楠木書廚十二寄歸收藏精要法書而余楚中又有所增比較先後視先君子所存殆十倍矣木廚不足接以長板矮屋連棟又局於地蓋四十餘年遠道歸休葺居僅足容身器用尚多不給而累累書函乃為長物可概也夫因命兒輩稍分甲乙登注簿籍備稽檢耳未足為藏書目也標題滄雲樓書目存其志也南州地土卑濕書不時檢輒生蠹魚樓閣度書則不甚蒸鬱余家無樓閣滄雲樓名則先人所篆私印亦有意為藏書地也誓當以漸罔之嗟乎自庚辰始賦遠遊於今三十六年余茲六尺之軀亦備歷崎嶇險阻顛倒狼狽極人世可悲可愕之境非一日

矣書之為余有者乃亦如余身馳驅南北登涉水陸往復不啻萬
里備極荼憊不知何日得以樓藏架插春秋佳日隨意舒捲於明
窗斐几間發千古之秘珍快心知於獨對也書目以己卯名者冀
日後增廣為續目也

見清會稽章學誠實齋文集卷七

王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
外集

以上見清烏程張鑑冬青館山集卷八

內擬南宋姜夔傳

終興縣志採訪稿

徐維則自都門輯錄

曹江孝女廟志序

嘉慶十有三年儀徵阮大中丞承

命重撫浙江是秋督兵海上約鑑同行渡曹江謁孝女祠仰見棟宇式煥稱神所居既而鄉之紳士沈某等以廟志久遠失修缺略請於中丞先特撫部清公安泰於十二年因會稽士民之言乞封號於朝得

敕旨為福應夫人益神自東漢以來二千餘載累膺崇典靈爽罔替誠不可以弗詳也中丞因命仁和優貢生金廷棟重輯之得若干卷按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生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蔚宗為後漢書特創列女一傳而神獨以奇孝著聞其間不可謂非體大而思精也夫劉向作贊徒傳仁智之圖腐史編書僅載懷清

紹興縣志採訪編

之婦范氏所述不過三代直道之遺而今之巍然配食於廟中者一為上虞朱娥以救祖媪死載於宋氏列女傳一為山陰諸娥以雪父冤死載於明史列女傳後之秉史筆者確守其例一成而不軟變可見此心此理之同非孝道之大曷克異世而同揆哉褒榮光大列祀春秋宜茲鄉之不敢忘神貺而長願有以褒啟之也中丞顧屬鑑序遂書此以弁其端

以上見清烏程張鑑冬青館乙集卷五

董小池宋元印譜序 壬戌八月朔

摹印家仿古為譜蓋皆周秦漢印也魏晉六朝或間及之唐則罕矣況宋元乎山陰董小池以金六書之學名於時既精摹漢印而又舉其所見宋元諸家印摹為帙而明印附焉以力追秦漢手而為宋元明印其神境何如矣吾則以為是有利焉有弊焉凡昔之摹古印者大都不詳其何許人也摩挲愛玩而欲傳之尚有未定為某字者今一旦暢然復覩米趙倪黃之輩爛然寶氣之溢目也奚翅起諸公而覲晤之此皆董氏雅好之緣也然而近世偽作書畫者往往苦鐵筆弱弗稱今小池此石一出其精神足以振而張之則吾恐自茲以往作偽者益得有所倚借矣然而為之奈何曰昔長安薛氏之摹定武蘭亭也嘗攬損五字以為驗以予攷之羣

紹興縣志採訪稿

字蓋舊已損薛所鑿字四字耳今小池摹鐫諸石何不略采此義以別記之庶使人享其利而絕其弊乎趙氏子昂一印上邊微缺一黍即此志也遂書此以為序嘉慶壬戌八月朔日北平翁方綱

以上見清大典翁方綱復初齋集外文卷第一

俞仲華撰蕩寇志

袁午橋欽使甲三過梁山泊詩云此地昔為姦盜區叔夜掃平惟一鼓考施耐菴作水滸傳描寫宋江奸惡口忠義而心賊盜故世目為姦淫邪盜之書羅貫中撰水滸後傳竟謂宋江是真忠義智又出耐菴下矣山陰俞仲華萬春號忽來道人為邑諸生著蕩寇志力駁羅貫中書名結水滸從七十一回起至一百四十回止又楔子一回大旨謂宋江並無受招撫平方臘事只有為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力破貫中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此書雖係小說頗有關於人心世道華樵雲太守廷傑為之鐫板刊行正堪與袁詩發明見海天琴思錄

以上見山橫香閣主人所輯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

